



汪涌豪 俞灏敏：游仙文化的意义探寻

选择字号：大 中 小 本文共阅读 125 次 更新时间：2021-12-24 17:05:03

进入专题：游仙文化

• 汪涌豪 俞灏敏

对游仙文化的历史形成及发展，游仙活动的宗教形态及其之于社会各阶层人的影响已大致介绍如上。但要对这种历史形成及发展有更深入的认识，透过其神奇甚至怪诞的外相，开显其蕴含的对中国传统文化乃至东方文明的独特理解和表述，还有必要对这种游仙活动所体现出的文化内蕴作进一步的审视。

毫无疑问，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哲学对道教产生过深刻影响，故近人蒙文通说：“魏晋而后老庄诸书入道教，后之道徒莫不宗之，而为道教哲学精义之所在，又安可舍老庄而言道教。”[1]法国人康德谟（M xime K ltenmk）进而指出，两者“来自同一种极古老的宗教的根源，两者关系极为密切……道教是道家思想的延续”[2]。对此，本书前已作过专门论述。这里将进一步指出，这种哲学所赋予道教和游仙文化最根本的东西，是对如何安顿人生的思考。当然，在以儒释道为主要文化资源的古代中国，儒家和佛教的理论主张及其概念命题也曾给这种文化以发现自己，更深入地探索并完善自己的机会。而它同时也曾以自己特有的魅力，给前二者以鲜活的生命感动。正是在这种不同学说的双向通流中，游仙文化将自己独特的存在意义与价值明确地表达了出来，更进而经由宗教所独有的表现方式和超常传播力，直白无误地将其推展到了人的视觉前台。

也因此，游仙文化对东方文化乃至整个世界文化的贡献就再难为人忽视。当法国著名的汉学家，当代唯一独立探索道教历史及道术内部体系的权威亨利·马伯乐（Henni Mspero）称道教为“世界上最奇妙的宗教之一”的时候，他实际上已经看到了道教及游仙文化在解决人超越与永恒的精神渴望方面所具有的独特作用。

宗教作为实现人根本转变的手段，是人面对终极的能动过程的深刻体验，它旨在将人从一般的存在烦恼中解放出来，从而体察到世俗的存在是对人纯洁生活的背离。在道教游仙文化那里，这样的终极关怀也顽强地存在着，只不过取了一条与东西方其他宗教都不相同的道路。它以自己灵性智慧而又不脱常理常情的理论告诉人，如果世俗世界是适合人生存的唯一地方，人可能要绝望的；但如果世俗世界不是一个适合人生存的地方，那么人将会感到更大的绝望。“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这天上人间原是一体，是一气运化，相摩相荡相互应合的结果。

生命追求的幻境折射

道教作为一种渗透在中国人全部生活中的本土化宗教。诚如日人福永光司在驳斥津田左右吉以道教为思想浅薄、基本上不值得注意的观点时所说：“它是中国民族具有超时空的绝对的皈依宗教的感情、信仰和祈求，思维和思辨历史的博大积蓄，也是他们的传统的综合成果”[3]。基于道教信仰而发生的游仙活动，更是这个民族文化传统的生动体现。

生命追求的幻境折射

道教是一种渗透在中国人全部生活中的本土化宗教。诚如日人福永光司在驳斥津田左右吉以道教为思想浅薄、基本上不值得注意的观点时所说：“它是中国民族具有超时空的绝对的皈依宗教的感情、信仰和祈求，思维和思辨历史的博大积蓄，也是他们的传统的综合成果”[3]。基于道教信仰而发生的游仙活动，更是这个民族文化传统的生动体现。

毫无疑问，道教及游仙文化所蕴蓄着的文化成果取的虽是虚幻玄奥的宗教形式，其底里却反映着人们现实的生命诉求。最基本的首先表现为对人自身力量的保养和张大，以及在这种保养中

会员 | 公众号 | 微博 | 手机版



私人每日思想内参

作者 立即搜索

相同作者阅读

- 汪涌豪 俞灏敏：游仙文化的意义探寻
- 汪涌豪 俞灏敏：道教徒的沉迷
- 汪涌豪 俞灏敏：士人的归趣
- 汪涌豪 俞灏敏：游仙活动的宗教形态
- 汪涌豪 俞灏敏：游仙观念的历史形成
- 汪涌豪 俞灏敏：《中国游仙文化》引言

相同主题阅读

- 汪涌豪 俞灏敏：游仙文化的意义探寻
 - 汪涌豪 俞灏敏：道教徒的沉迷
 - 汪涌豪 俞灏敏：士人的归趣
 - 汪涌豪 俞灏敏：《中国游仙文化》引言
- >>更多相关文章

热门专栏

- | | | | |
|-----|-----|-----|-----|
| 秦晖 | 陈行之 | 龙应台 | 郑永年 |
| 曹林 | 丁学良 | 鄢烈山 | 傅国涌 |
| 于建嵘 | 陈志武 | 徐贲 | 郭宇宽 |
| 马立诚 | 陈嘉映 | 黄宗智 | 向继东 |
| 杨祖陶 | 赵汀阳 | 戴建业 | 李昌平 |
| 沈志华 | 王霄 | 张鸣 | 杨鹏 |
| 杨奎松 | 周濂 | 王海光 | 陈奉孝 |
| 邓晓芒 | 郭世佑 | 马玲 | 王振东 |
| 狄马 | 王缉思 | 史啸虎 | 袁伟时 |
| 熊培云 | 秋风 | 孟令伟 | 雷一宁 |
| 刘小枫 | 周枫 | 蒋兆勇 | 吴伟 |
| 储昭根 | 沙叶新 | 刘瑜 | 葛剑雄 |
| 许之远 | 吴励生 | 吴稼祥 | 袁刚 |
| 潘维 | 郑秉文 | 朱学勤 | 莫于川 |
| 谢志浩 | 杨小凯 | 羽之野 | 杨光 |

对人韧强的意志毅力的确认与肯定。

与佛教讲“不生”、“无生”不同，道教游仙文化十分重视人的生命存在，以生为道之别体，所谓“仙道贵生，无量度人”。早在老子那里，人的地位就被作为重要的问题提了出来。《老子》第二十五章称：“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第十三章又说：“故贵以身为天下，若可寄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若可托天下。”道教承此教，并结合先秦两汉“重人贵身”的传统思想，明确标举重命养躯、乐生恶死为基本教旨，指出“一切万物，人最可贵”，“人是有生最灵者也”，“夫人者，乃天地之神统也。灭者，名为断绝天地神统，有可伤败于天地之体，其为害甚深”[4]。它还将《老子》“公乃王，王能天”改成“公乃生，生能天”，指出：“人本生时乃名神也，乃与天地分权分体分形分神分精分气分事分业分居。故为三处，一气为天，一气为地，一气为人，余气散备万物，是故尊天重地贵人也”[5]。进而说：“天地无人则不立”，“天地无人，譬如人腹中无神，形则不立……故天地人三才成德，为万物之宗”[6]。“于万物之中，惟人最贵，惟人是万物之首也”[7]。既然人为最可贵，得天地之神统，“人之生也……与天地合其体，与道德齐其生，大矣贵矣”，自然要“善保之焉”[8]。所以，“夫寿命，天之重宝也”。“丧者为贼，生者为贵”。“凡天下人死亡，非小事也，壹死，终古不得复见天地日月也，脉骨成涂土。死命，重事也。人居天地之间，人人得壹生，不得重生也”[9]，“人各有志，各自有所念，各有所成，其计不同。各有所见，各有所出生，各自欲有所得，各知其所，心乃了然。是曹之事，要当重生，生为第一，余者自计所为”[10]。总之“万物以人为贵，人以生为宝”[11]。甚至“天者，大贪寿常生也，仙人亦贪寿，亦贪生，贪生者不敢为非，各为身计之”。故“死王乃不如生鼠，故圣人教化使民慈心于众生，生可贵也”[12]。“既得其寿，则富贵利达，致君泽民，光前振后，凡所以掀揭宇宙者，皆可为也”[13]。

由此，道教明确提出：“文书亿卷，中有能增人寿，益人命，安人身者，真文也，其余非也”[14]。葛洪《抱朴子·勤求》说：“生之于我，利亦大焉。论其贵贱，虽爵为帝王，不足以此法比焉；论其轻重，虽富有天下，不足以此术易焉”，直将生作为绝对的追求，地位凌越于政治道德与社会伦序之上。《至理》又说：“知长生之可得，仙人之无种耳”。《黄庭经》所谓“仙人道士非有神，积精累气乃成真”同此。以后陶弘景《养性延命录》称“禀气含灵，惟人为灵”，“人所贵者，盖贵于身”，虽未分人等，取意与葛氏并无分别。正是由于道乃主生，道绝则万物不生，“人最善者，莫若常欲乐生，汲汲若渴，乃后可也”[15]，所以《三破论》称其教“妙在精思得一，而无死入圣”[16]。游仙活动正是在求长生久视，让上述教旨得以最大程度的实现。

在这种追求过程中，道教对个体生命力量的张大可谓淋漓尽致。它将年命的决定权划归给自己，认为修道“近在我心，不离己身，抱一毋舍，可以长存”[17]。早期道教经典《老子西升经》中就有“我命在我，不属天地”的说法，唐道士李荣解释道：“天地无私，任物自化，寿之长短，岂使之哉，但由人行。有善有恶，故命有穷通。若能存之以道，纳之以气，气续者命不绝，道在则寿自长，故云不属天地”[18]。葛洪《抱朴子·内编》引《龟甲文》，也有“我命在我不由天”之说。《太平经》对此有更斩截的表述：

人命近在汝身，何为叩心仰呼天乎？有身不自清，当清谁乎？有身不自爱，当爱谁乎？有身不自成，当成谁乎？有身不自念，当念谁乎？有身不自责，当责谁乎？

历代学道游仙者禀此教，多有强调“天象我，我法象天，我命在我，不在于天”[19]，“养神在心，不死由我”，“乃命在我”[20]，乃至结合传统儒学衰微后哲学向心性论方向趋进，及以后理学和禅宗心性论影响下人的主体意识的日渐被突出，纷纷归趋于道教，借这种理论张大自己的生命存在，在道教义理中发现或寄托自己多方面的人生愿望。不仅要求长生久视，更要求以这长生久视之身有所作为。并且到后来，基于仙真事迹疑信杂出而仙真真迹从来难觅的事实，他们的游仙活动从很大程度上说已不是真的在求羽化飞升，与天地同寿，而更多地演变成通过对个体生命的养炼，求得一己理想实现的积极实践。

前文曾对曹操的游仙有过描述，也提出过批评。这里要补充提出的是，当他感叹“厥生初，造化之陶物，莫不有终期”时[21]，不全是为了权欲，当然更不全是为色欲。纵观他的一生，他之游仙在很大程度上说正与汉末以来人的自我意识的觉醒，以及由此带来的感伤思潮的冲荡有关。汉末战乱频仍，人命朝不保夕，“百姓死亡，暴骨如莽”。这种触目可见的惨状每每让人在悲伤愁惨的

同时，更激发出对生命的无限眷恋，由此许多人不免投身道教，希望在学道游仙中求得身心的弥复和滋养。这一点在曹操当然也不例外。

但曹操之游仙还不尽于此，他是一个志向远大的人，凭着雄才大略，逐步建立起政治经济上的优势，基本平定了黄河流域。以后沿江南而下，旨在统一，不想赤壁一战功败垂成。尽管他并未就此灰心丧气，但由此开始，基于年过半百，切念岁月无多确是有的。所以，继在江东方面采取防御措施，回头重点经略关中至汉中一线，在荡平关战事不利久攻不下之时，会作《秋胡行》诗二首，重言“天地何长久，人道居之短”，并发出“愿登泰山，神人共远游”的感叹。曹操集中游仙诗占去四分之一，大抵皆成于晚年。此诗可考知作于建安二十年（215年），时曹操六十岁。当仗打得最为艰苦的时候，他在诗中引入仙人“三老公”，让其自赞“道深有可得，名山历观行，遨游八极，枕石漱流饮泉。沉吟不决，遂上升天”，实在是因心力交瘁，深感“壮盛智愚，殊不再来。爱时进趣，将以惠谁”，由此羡慕仙道长生，所谓“世言伯阳，殊不知老。赤松王乔，亦云得道”，并渴望从昆仑游到蓬莱，“飘遥八极，与神人俱。思得神药，万岁为期”。也就是说，他之游仙不仅出于佚乐，而在寄托张大大个体本质力量、求取理想实现的欲望。昔人朱嘉征《乐府广序》谓：“《秋胡行》……思治也。武帝有大一统之志，尔时三分之业已定，自苦年力不逮，是其遗憾。读去去不可追，长恨相牵攀、‘爱时进取，将以惠谁’，寄托益远矣”，这样的论述是很得其本旨的。

由此，联想《千金方》所载其《与皇甫隆令》，所谓“闻卿年出百岁，而体力不衰，耳目聪明，颜色和悦，此盛事也。所服食施行导引，可得闻乎？若有可传，想可密示封内”，固然有关享乐，但决不仅止于享乐可知。他不但借游仙抒怀，还借求仙寓求贤之志，借求长生之术寓求治世之道之意。如《气出唱》之一所谓“愿得神之人……来赐神之药”，证诸其思用人才与立志成大业之素心，不难看出是贤人君子与治国嘉谋的象征。如此“不戚年往，忧世不治”，他借神仙描写和游仙活动，实际表达了自己执著顽强的生命意志。也正是由于将游仙用作张大大个体生命意志之具，所以他才会既热衷求仙问道，在《陌上桑》中对“食芝英，饮醴泉，拄杖桂枝佩秋兰”不胜向往之至，又“性不信天命之事”，“痛哉世人，见欺神仙”，在《善哉行》中对此道表示深刻的怀疑，《步出夏门行》更高唱“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盈缩之期，不但在天。养怡之福，可得永年”。

一般士人在这方面的表现也颇具典型意义。尽管有的人学道游仙是为了祛病禳灾，长生不死。如唐初卢照邻正值壮年，患幽忧之疾，遂随孙思邈居太白山，服饵为事。后转徙阳翟之具茨山，饵方士玄明膏，“紫书常日阅，丹药几年成”[22]。又“学道于东龙门山精舍，布衣藜羹，坚卧于一岩之曲”[23]。他生命后期对道术信奉日盛，早登仙籍的愿望日增，与他企图通过学道炼丹摆脱沉痾折磨的迫切程度适成正比。但基于所受传统文化的长久熏染，以及这种文化熏染下形成的人生哲学和生活情趣的影响，更多文人士大夫几乎是随意取用道教教义以自我张大自适情怀的，即多摒弃道教徒鄙俗凡近的斋醮科仪，而常会心于道教教义中的精义妙旨。这些精义妙旨说到底不是三清四御、五老真君，也不在含影藏形、守形无生的九变十二化与二十四生等等，甚至也不是存想万神、返本还原的玄妙法术。他们所取用的是一种由心不动、万尘不染、天心见而天理会的高上境界。在这种境界中，他们真切地感受到了自己本质力量的最终实现。

人的本质力量某种意义上就是人的心智，人的主观意志和创造力。士人之学道游仙特别重视这种心智和创造力的开显，假心澹而虚以集阳和之气，拒意躁而欲以杜绝阴气。由于心悲则阴集，志乐则阳散，故追求不悲不乐恬澹无为，让天地间元和之气弥漫胸襟，成为他们的至高追求。这期间，或许佛家禅定和定息方法也被其揽入以为主体的滋养。他们认为有了清静安闲的心，则已有了道行的高深和道术的修养，所谓“修道即修心也，修心即修道也”[24]。如此放心于无有之乡，养神于逍遥之境，究明欲为“流浪之相”，澄为“定水之相”，澄心遣欲，无心于物，则神自清，道与仙俱在其中，是根本无需像《玉铃经》所讲的那样，（[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专题：[游仙文化](#)



关键词小程序 构建知识体系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全文

本文责编: [陈冬冬](#)

发信站: 爱思想 (<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学术 > 语言学和文学 > 文化研究

本文链接: <http://www.aisixiang.com/data/130534.html>

文章来源: 《中国游仙文化》汪涌豪, 俞灏敏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6

分享到新浪微博: **Not**

0

推荐

赠送给好友:

立即发送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 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 (,) 分隔。

爱思想 (aisixiang.com) 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 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 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 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 XXX (非爱思想网)”的作品, 均转载自其它媒体, 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 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 请来函指出, 本网即予改正。